

诗书传家斯可慰

□ 合肥 李学军

庐州历史文化展示馆设在合肥城隍庙，馆中以蜡像、雕塑、图片以及文字资料等形式综述了合肥历史文化、老城文化，重点介绍合肥近代龚鼎孳家族、李鸿章家族、段祺瑞家族和张树声家族“四大家族”的渊源。其中，龚氏家族在展馆中位列首位。合肥龚氏祖籍江西临川，因时局动荡辗转迁徙，明初来到江淮之间的合肥。“一世二世孤苦伶仃，三世四世渐有书生，五世出一高僧，六世车马盈门……十三十四两代翰林……”这是一首流传于清代末年的庐州民谣，反映了龚家到合肥后白手起家，由一贫如洗到成为合肥望族的艰辛历程。

“合肥龚”的扛鼎人物，当是第七世的龚鼎孳。龚鼎孳(1616-1673)，字孝升，号芝麓，晚号定山，谥端毅，有“龚合肥”之称。明崇祯七年(1634)进士，初任蕲水县(今湖北浠水)知县，后擢升兵科给事中。李自成攻占京城时，受任直指使。入清以后，屡沉屡浮，官至刑部尚书、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。龚鼎孳文学上颇有建树，作为清初的诗坛名家，与钱谦益、吴伟业并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。其著述颇丰，仅留存诗歌就有四千余首。因文才出众、名重位高，龚鼎孳成为当时蜚

声朝野的文坛领军人物。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载：“自谦益卒后，在朝有文藻、负士林之望者，推鼎孳云。”

在《龚鼎孳全集》中，收有多封龚鼎孳写给长子龚士稷的家书，读之令人感慨。龚士稷曾跟随爷爷奶奶生活，龚鼎孳在家书中要求儿子孝敬老人，尽心照顾：千磨百折，有此残生，今亦有相见之期矣。一年之中，不得家中一信。老爹、奶奶不免受许多忧苦，女可尽心奉侍。常如我在左右。道路通时，我即图归计，幸勿悬悬。来银四两，寄用。乱后萧条，不能多寄，容觅便再作区处也。近状不能尽述，从弟想能言之。

在家书中，龚鼎孳还一再嘱咐儿子，希望其好学历学上进，谦虚谨慎，约束从仆，遵守法令。语重心长，关怀备至。这些可从以下两封信中感受到：汝既入学，又已完婚，从此渐有成人之事矣。读书作人，务求上进，应事接物，一味谦谨。僮仆辈尤宜约束，不可纵令生事也。此间清苦，自是平生本色。但愿汝共守清白，闭户读书，约束从仆，完纳公税，一切谨慎自持，无遗远忧，即与吾安贫乐道之心不相悖谬矣。功令凛凛，想汝所知，不须更叮嘱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读书作人，务求上进，应事接物，一味谦谨”——这是龚鼎

孳对子孙的期望，也是其所倡导的家风吧。龚鼎孳育有二子，长子士稷，中副榜，官至湖广按察司佥事，所至以廉能闻名；其词作收入《秋水轩倡和词》。次子士稚，拔贡生，先后任宿松、怀宁县教谕；著有词集《芳草词》。父子三人均有词作入选《全清词·顺康卷》。

乾隆年间，龚鼎孳因被清廷列入“贰臣”，作品一度遭到禁毁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其著述躲过劫难，流传至今。随着文禁的放宽，清代和民国时期，龚氏后人多次重刻其作品集。光绪九年(1883)八月，应龚氏十四世孙龚彦绪(字引生，光绪年间官刑部)之请，晚清重臣李鸿章以“同里后学”的名义为重刻的《定山堂诗集》作序，热情赞颂龚鼎孳在清初“赫然为一时人士所宗”的历史地位，称“二百年后，犹有文孙传其家学，斯可慰也。”

查阅有关资料可知，作为名门望族，数百年间，合肥龚氏文脉相传，人才辈出。比如，光绪年间，龚照璠曾任浙江按察使、四川布政使等职，后出任驻英法意比等国公使，其子龚心铭、龚心钊均中进士；民国期间，龚心湛曾以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；龚镇洲积极投身革命，被誉为“铁血将军”，周恩来称其“有德有年，功在民国”。

记忆深处的黑胶靴

□ 合肥 黄琼

上 周六，雨下得铺天盖地，令人心急如焚，因为晚上要回庐江，参加某君同学女儿的升学宴。下午四点左右，肆虐的雨势戛然而止，灼人的太阳又露头了，喜出望外，赶紧出发！到了酒店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老同学们见了面，分外激动，禁不住大家热情相劝，某人动摇了当晚回家的决心，把酒言欢，车子自然就罢工了。这可乐坏了最喜欢住酒店的小P孩，他强烈要求留宿县城目前最新、档次最高的酒店。

我与庐江，并不陌生，多年来，数次往返，因为那是某君的故乡！犹记初与某君相识，父母既不支持也不反对，开明开放，把自主选择权完全交给我。我从小生活在县城，在那个计划经济、物质匮乏的时代，父母端着“铁饭碗”，虽无大富大贵，但至少衣食无忧。热心的同事善意地提醒我，说乡下的条件艰苦。可那时满脑子爱情至上信念的我，根本听不进去。

N年前的那个冬天，我第一次随某君去他家过年。彼时，合铜黄高速尚未修建，汽车只能走合铜公路，我们勉强挤上一辆大巴，车上满是着急回家的旅客，大包小包塞满了车厢。一路颠簸，晕车的我脸色苍白、痛苦不堪。某君委婉劝慰：“现在条件好多了，前几年我上大学时，合铜公路都还没修，需从家坐拖拉机或三轮车走机耕路到镇上，再坐车到县城转车到合肥，全程都是县乡砂石公路，百十公里的路程足足要花费一天时间。”车子走走停停，近三个小时终于到了，我赶紧跳下车，家人早早在路边等候，他们手上提着两双长筒黑胶靴……从马路边到他家，直线距离不过两三百米，但全是丘陵及田地，羊肠小路经雨雪后泥泞不堪。我换上不合脚的胶靴，走在烂泥地里，一步一滑，歪歪倒倒，走了二十分钟才到家，浑身上下彻骨冰凉，心情灰暗无比，豪情与气概灭了一半。

吃饭时，两扇大门洞开，屋里屋外一个温度。没一会儿我的脚就冻僵了，坐立不安，再看看盘中菜，已淹没在凝固的白色油块中，难以下箸。突然，在一阵闹闹嚷嚷中走进几位中年妇女，家人们赶紧放下碗筷，迎上前，都是一个庄子里的转折亲——同门叔婶哥嫂们。听某人讲，按照乡里风俗，谁家新媳妇、新女婿第一次上门，大家都要凑热闹看望，事后会对新媳妇、新女婿的外貌长相、待人接物作一番评论。寒暄一番后，这群人退至墙边，在长凳上

稳稳坐下，家人们又围坐桌边继续吃饭，她们一边聊天，一边有意无意地瞟一眼饭桌边的我。这阵势，令我实在没法再笑脸相迎，很不适应。事后，某君似有责怪之意：对乡邻不够热情、客气，端城里姑娘的架子。父母与他们成年累月相处，对邻里的评价看得很重！但我心中的委屈翻江倒海：“我和她们有交集吗？过两天我就走了，管不了那么多，莫名其妙。”

入夜，被褥单薄的床上，我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，睡了一夜，双脚竟然冰凉如铁，这时思乡之情波涛汹涌，大肆泛滥，开始怀念家中那温暖厚实的被窝，炭火烤得热烘烘的房间……大年三十晚上，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家家户户都开始了除夕最重要的一项仪式——年夜饭，也是一年中最隆重、最开心、最放松的一顿饭。然而，关键时刻掉链子，突然间，整个乡村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停电了！一年一度的除夕竟然停电。心中虽早已做好乡下条件差的准备，可没想到是如此措手不及。大年初二早上，按某君家乡风俗是吃白米稀饭煮汤圆，手工搓制的汤圆煮熟后，一个足有全球大小，且微微发酸，别人大快朵颐，我却望而生畏，想想家里从初一至十五，几乎天天早饭都是母鸡汤下面条加五香鸡蛋，这生活水平差距也太大了！自己放着好日子不过，跑到这里来活受罪，鼻子一酸，不争气的眼泪再次蓄满了眼眶。某君惊慌失措赶紧将我拉进房中，你若以为他是怜香惜玉，那就自作多情了！他如是说：“你有这么委屈吗？也不至于流泪吧！快别这样，大嫂她们看见会不高兴的，大过年的流泪不吉利……”意欲拂袖而去，又恐斯文扫地！在当时，这个乡村在我心目中无异于一口与世隔绝的枯井……以至于后来，一提及去某人家过年我就谈虎色变。

不过，也许当年所有的遗憾都成了未来美好的铺垫。如今的家乡日新月异，合铜黄高速2007年就通车了，回去只需一个半小时车程。从路边到婆家新修了一条水泥路，胶靴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婆家也由过去的平房变成了三层小楼，卫浴太阳能设施一应俱全。巍巍黄山寨，悠悠青山湖，是某君家乡附近的一对孪生兄妹，青山湖婉约柔美，黄山寨雄奇俊秀，山水之魂，水山之韵。山水相依，风景秀丽，这里已被有识之士相中，正逐步开发打造为旅游景点。庐江——我的第二故乡，已奔上飞速发展的快车道。拭目以待！

迎生

□ 合肥 苏天真

母 亲在厢房缝被子，我读乌金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《日瓦戈医生》中那位沉默寡言的妇科专家时，联想起母亲三十年前新法接生的事儿，仿如昨天。

那时，母亲在乡下跟着程先生学当赤脚医生，后来又术有专攻，做了新法接生的助产士。记忆中，母亲穿起白大褂，在区医院培训，不到十天，母亲在妇科产房，形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小“气场”，处理问题得心应手、从善如流。凑巧，我正在镇中读初一，生活的窘迫自不必说，记忆最深的是饥饿。时不时去蹭饭吃，母亲总是把碗中的肉丁、油渣都捡给我，每次，我总是一连串狼吞虎咽的动作，而母亲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忧伤躲在屋角。

回到村里，母亲背起红十字保健箱，走村串户，施以新法。接生是喜事，母亲和要生的女人，都带着兴奋苦熬着时间。许多被她接生的小孩，现已不惑之年。提及母亲时还感激不已，说她衣着整洁，慈眉善目，非精良妙手，怎能承担此重任。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冬天，寒风吹在苍白的雪花上，天上的精灵，覆盖着冰冻的大地。隔壁村的二大爷半夜三更来敲门，说刘湾的卢胖子老婆叫着肚子疼，估计要生了。母亲二话没说，背起保健箱就去了。

母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地穿梭在家与产妇之间。到底迎生了多少新生儿，怕是母亲自己都数不清了。如今，母亲老了，头发几乎全白，背也有些驼了，那专注的眼睛也常借助老花镜，不同的是，她手里拿的是锅碗菜蔬、针头线脑、手机报纸……但她在家中最喜欢的还是缝被子。我想起，那些棉被是早已缝好的，她拿出来，加密针脚。加密针脚没有特殊的用途，谁都不会盖坏一床被子。但母亲能做的只是这些了。在儿女面前，母亲的语言与针线的语言一样，绵绵密密但素朴无声。

忽然想起李商隐的“如何四纪为天下”这句诗，随即联想自己，已是过了“五纪”之人，还有母亲可侍奉，很感恩。至今记得母亲当年为了让我们兄妹仁补充营养，用山芋粉搅成和稀，摊成铜钱厚的薄饼，再侧成条状，下入滚开的水中，加上盐和小葱，那股淡淡的香味怎能不使味蕾大开。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，我家的饭桌上因为有了山芋粉条而显得格外的珍贵，而这，全依仗母亲的创造力。

我从母亲身上看到那种敬业精神，虽然还是比较原始、落后，却开启了家乡新法接生的先河，这是千年古老职业最终被接生员、助产士、产科医生所取代。母亲迎生的那段经历，那挥之不去的、标签一样的记号，像一道灵光，照亮我封存已久的仓储。这远去的记忆，让我怀念少年的青春岁月，它因苦涩而甘美，因忧伤而怀念，对一个时代的黑白底色抱持的特殊感情行注目礼。